

酒深情亦深

—記交大58級跨世紀同學會

楊育民·陳德玉

當林文禧寄來電子郵件，提議舉辦畢業卅年同學會時，很多人都舉雙手贊成。自從那年風城一別，驀然回首，竟然已經是卅年了。這一路走來，交大的英雄豪傑，打遍天下。在企業界、科技界和學術界都有炙手可熱的傑出校友，成就甚為可觀。可是少壯幾時？世事催人老。三十年下來，獅子都快變成駱駝了，我們也該聚一聚了。有了這個共識以後，經過一陣子的籌備和熱心校友的協助，58級的校友辦了兩次的跨世紀同學會。

第一次的卅年同學會於去年七月十六日在墾丁舉行，主要是電工系的同學，共有十七位同學，再加上十六位家眷。總共卅三人遊遍了墾丁公園、鵝鑾鼻和佳樂水的南台灣風景，很多人都是卅年來第一次見面。雖然頭髮灰了，肥肉多了，面目已全非，但友情依舊在，重逢時一見如故。兩天的節目下來，大家意猶未盡，在南台灣的沙灘上，秉燭夜遊，並約定明年在美洲再辦一次跨系的全58級同學會。這一個計畫就在陳德玉教授全力擘劃之下，終於在千禧年的七月在美國加州實現了。

紀元2000年7月26日，我們這個58級千禧年同學會在舊金山漁人碼頭以晚餐拉開序幕。電工、電物和控制三系都到齊了，總共有十四位同學，另加十一位美眷。這十四位是陳德玉、施森源、張兆永、李澤森、孫芳國、鄧克平、方鮫生、蔣澤蔭、曾本道、林健華、蘇進金、林文禧、林振信和楊育民。

電物系的方鮫生兄老遠的從德州趕來。爲了第二天他有重要業務交易，又連夜趕回去。鮫生兄的精神實在可嘉，三十年不見，他事業發達，一口廣東鄉音未改，熱情風采依舊。他是唯一的電物系代表，因此他的來臨，也使我們達成三系共會的歷史性意義。

施森源兄是我們第一夜的攝影師。他上上下下，來回不停的拍照，精力旺盛，一如當年。他見到我時還報名介紹“你還記得我嗎？我是施森源！”我緊握他的手，當然記得。這個當年控制系的高材生，年輕時的滿臉青春痘已不見了。在我面前的是個熱心、成熟和老練的老朋友。森源兄從聖地亞哥趕來，他因爲諸事繁忙，只能參加26日的節目，接著又匆忙的趕回去聖地亞哥了。施博士現在海軍研究所高就，兩個女兒都是史丹福大學畢業，和孫芳國全家都唸哈佛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曾本道夫婦開了三個多小時的車從加州齊克鎮(Chico, California)趕來晚會，風塵僕僕的來，吃過飯又風塵僕僕的趕回去。本道兄現在是齊克鎮加州大學的教授。他一點也沒變，還是跟三十年前一樣的年輕謙虛，平易近人。我看同學中就是他、張兆永和謝尚聰三位不知吃了什麼仙丹，得以青春永駐，令人欣羨。

綽號「老么」的傑出校友蔣澤蔭和永遠和藹可親的「班頭」林文禧是台灣來的代表。這次台灣來的就是他們兩位。原來還有四、五位同學都計畫好要來了，不巧都在最後一分鐘取消了。人在江湖啊！聚散離合，常是身不由己了。

第二天，也就是七月廿七日，是同學會的主題。我們由漁人碼頭搭上專車，跨過馳名的金門大橋，直奔納瑟谷(Napa Valley)。這個納瑟谷是久富盛名的酒鄉。兩面青山如屏，其泥土、水質、風雨氣候以及季節變化可以說是得天獨厚，乃成為北美洲最佳的名酒生產地。我們一上車就先來一杯香檳酒，真的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三杯下肚大家年輕三十歲，又回到當年的少年氣勢了。由俄亥俄州來的林健華，現任克里夫蘭州立大學教授，帶來了錄影機，替我們留下了珍貴的紀錄。我們這位當年渾號「大頭」的交大歌王，帶頭唱起「美哉吾校」的校歌。接下來的是波士頓來的鄧克平嫂夫人，也就是低我們二屆的陳寧學妹，以她優美的歌聲，替我們唱完了校歌最精彩的結尾。



7月27日大家在舊金山漁人碼頭的一家餐廳合影。最後排由左至右，分別是：楊育民、方純生、張兆永、林文禧。中排由左至右：施森源、林振信、孫芳國、蘇進金、蔣澤蔭、曾本道、林健華、鄧克平、陳德玉、李澤森。前排由左至右：楊育民學嫂、蘇進金學嫂、林健華學嫂、林振信學嫂、林文禧學嫂、曾本道學嫂、蔣澤蔭學嫂、孫芳國學嫂、李澤森學嫂、陳寧學姊（鄧克平學嫂）、陳德玉學嫂。

在納瑟谷我們的第一站是尼保·克普拉酒廠(Niebaum-Coppola Winery)。這個佔地一千六百英畝，古色古香的酒廠是一百二十年前由芬蘭來的尼保船長所創建。現在的主人翁則是大名鼎鼎的克普拉大導演。克普拉在1971年，才32歲就拿了他的第一座奧斯卡金像獎。之後33歲導演教父(The Godfather)，一舉成名。我們踏入酒廠的正

門，迎賓的是一個巨大的紅木雕花樓梯。梯頂是一片五彩繽紛的彩色玻璃。來訪的客人除了在樓下品酒之外，還可以在樓上欣賞克普拉大導演的收藏品。我們這一群年過半百的交大「灰髮族」在這個高雅的法國式城堡裏，好酒也嗜了，舊情也重敘了，真的是酒深情亦深，老友他鄉重聚，人生一大樂事也。



Napa Valley之旅，和好同學們一起品嚐美酒，欣賞美景，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後排由左至右：林健華、孫芳園、謝尚聰、楊育民、蘇進金、林振信、林文禧、李澤森。中排左一：陳德玉，中排右一：鄧克平。前排左一：張兆永。

下午到下榻的夏都旅社(Chateau Hotel)稍事休息。旅社名叫夏都，正好是和去年墾丁公園同學會的夏都沙灘酒店同名，也算一奇妙之巧合。不同的是去年的碧海棕櫚，今年的如茵芳草和向榮的葡萄藤。相同的則是萬里來相聚的交大友情，交大友聲。

傍晚時分我們到了納瑟谷中的鹿奔鎮(Stags Leap)這裏放眼望去，到處是葡萄園，我們晚餐安排在松崗葡萄園(Pine Ridge Winery)。松崗是華爾街日報曾經排名推薦的名園之一。大約三百畝的園地，層層梯田，井然有序。一串串如珠似玉的葡萄，在夕陽下晶瑩翠綠，和豔麗的紅薔薇，相對細語，景色實在是綺麗迷人。再加上涼風習習而來，人手一杯葡萄美酒，漫步於暮靄蒼茫當中。剎那間，大夥兒似乎都忘卻了煩惱，而重拾了當年的灑脫。

晚餐是把整個松崗園包下來，在燭光美酒中，回味當年往事。談起交大復校初期之筭路藍縷，白天在孔廟上課，晚上睡在高溫的「棺材板」裏(學府路第一宿舍)，在商業學校借場地上體育課，走獨木橋上宿舍餐廳，吃的是老孫的粗茶淡飯，過的是看山的日子，想的是虛無飄渺的前途，看的是五六十個人合看的十七吋黑白小電視。被選上了伙食委員，還得清晨三時起床去菜市場「監廚」。

這次同學會一手包辦的陳德玉，是維吉尼亞州理工學院的名教授，德玉兄除了為這次同學會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之外，還是我們「回憶當年」的名嘴，他的故事特別多，也特別精彩，其實我們同學個個能文善武。「大羊頭」林振信經常是大嗓門的一語驚人。「不老翁」謝尚聰用他的陳水扁標準台灣國語，也不時有對往事獨到的細膩的註解。阿聰仔不但和我四年同窗，我們還一起在俄亥俄州冰天雪地中一起苦攻博士。他一畢業就「逃」到風和日麗的矽谷。這次見面才發現他跟二十多年前還是一個模樣。

每次和德玉談天，他總是忘不了當年國文董正之教授的叮嚀：「你們以後出國，千萬別娶法國妞啊！法國女人連肚臍都會說話啊……」董先生果為先知。我後來有機會進出法國數次，果然證明了董師的警句。只可惜我不懂法語。當年只從趙麗蓮教授那裏學了不少英語，和從卜天義牧師那兒學了點現在已忘光了的德語。我們還都記得董師喜歡講的「毋忘在莒」黃色笑話。替我們這一群幾乎是和尚班的增添一點趣味，我的好友現在已失去聯絡的陳森發，當年對這一則笑話特別有興趣。原因是他的女友姓呂，森發就說他是「毋忘在呂」。

另一教授化學之阮先生，「當」了我們一批逃課學生，重修化學班上，青年才俊不下二、三十人。包括當今大導演楊德昌，十大傑出青年吳永春教授，還有無數今日之傑出校友，企業紅人及大學教授。還記得耿志還因此發誓「將來如當教書匠，一定不「當」學生。」當教授是有「當」學生的威風。但在威風之後，自行車卻可能不翼而飛。當年教量子物理的黃振中老師，就曾有這個經驗。他的自行車被我們山東大漢陸擎華丟入河中，老陸高舉自行車的英姿，至今仍歷歷在目。

當年課業繁重，生活苦悽，但童心未泯，所以常有惡作劇的案件。當年德玉、老陸、小四兒和我幹下的「月黑風高盜鐵書」一案，已有多次報導，我現在只擔心今日學弟學妹效法前賢，又把飲水思源池上校徽中的鐵書搬走。則我們罪莫大焉！

當年圖書館小，用功的人多，館內經常一位難求。而且每人一佔位置，就佔一學期，書本都不帶回宿舍了。有一次大考前夕，圖書館燈火通明，我們當今的大導演楊德昌和名教授陳德玉，偷偷找到電源，來個釜底抽薪，砍斷電源。頓時全館譁然。又有一次老陸夜襲圖書館，把所有桌上不下百本的書全掃落地上，再來個大雜燴。從此人人自危，圖書館也清靜多了。

同學會有林振信就熱鬧了，我們這位號稱「大羊頭」的是58級創業最早的學長，大三就在宿舍賣洗潔劑，之後創立欣凱電子，在電話界大有名望，有羊頭在的場合，一定有不斷的笑聲。這回則聽到他裝鬼抓鬼為校除害之事。話說當年由市區到博愛路或學府路必經一段疾風蕭蕭，草木唬人驚人的黑暗地區。偶而同學深夜歸來，風吹草動，有人就看見了無法解釋的怪物，於是「見鬼」之說開始謠傳。也有同學就前往「出事」地點燒些紙錢，拜拜好兄弟以求平安。我們的大羊頭偏不信邪，他挑了一個好日子，身上帶了傢伙，就到華語學院附近去抓鬼，這一晚果然被他碰到一位全身黑衣，裝鬼嚇人的不良少年，羊頭擺出架勢，亮出刀子。這隻鬼一看到這閃閃的利刃，他老兄腳底抹油，逃之夭夭。不過這個故事說出來，老么蔣澤蔭就不相信羊頭抓了真鬼，老么堅持他看到的真的是浮在地上，兩腳不動而三輪車往上坡跑的無臉好兄弟。他燒了些紙錢後就平安無事了，信不信由你。

言歸正傳，我們在松崗園盡興而返，一路上唱著老歌回到旅店。第二天，也就是七月廿八日，我們搭上了由納瑟到聖海倫鎮的令人懷古的美酒列車(Napa Valley

海角天涯又大人

Wine Train)這段觀光鐵路已有136年歷史，沿路是葡萄藤連天，車窗外是含笑的遠山，車窗內是陳教授在點名考試，爽朗的笑聲不斷。車行三小時共卅六英哩，走遍的是無價的回憶，帶來的是重生的友情。

正式同學會結束後當晚，「大公雞」薛新東在他的矽谷Saratoga豪宅設宴請客。赴宴的夫婦有蔣正光、林振信、蘇進金、林健華、蔣澤蔭、楊育民、陳德玉和林文禧。我們在公雞後院的游泳池畔，又是有葡萄園和玫瑰園環繞著我們。又是一個忘了時間的重逢之夜。

三十多年前，交大在風雨中飄泊，同學真正體會到「生命共同體」。緬古思今，看今天台灣電子業一片江山，交大人撐起了半邊天。這經濟奇蹟的歷史，我們有幸見證。同窗四年，同宿也四年。這段回憶及友情是人生寶貴的收穫，人生當中經常是浮光掠影的片段讓人回味無窮。這次一群老同學能在美麗的葡萄園裡，佳餚美酒中，重溫舊夢，人生之快樂莫過於此，友情如美酒，愈老愈醇，愈陳愈香。希望下次同學會能早日到來，也希望更多的老同學能來參加，杜甫嘆老友聚少離多曾有詩「人生不相見，動如參與商」。希望我們不是參商那兩顆永隔山岳的星座，下回把酒相聚，後會有期。



薛新東學長在矽谷Saratoga豪宅設宴請客，由左至右：薛新東、蔣澤蔭、蘇進金、蔡正光、楊育民、林文禧、陳德玉、謝尚聰。

作者小檔案

楊育民，58級電工系畢業，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，現為美國默克製藥公司(Merck)副總裁。

陳德玉，58級電工系畢業，杜克(Duke)大學博士，現為維州理工大學(VPI)教授。

後記：這篇文章是由楊育民和陳德玉聯合執筆，文中有第一人稱或提到陳德玉時是由楊所寫，不是陳自己賣瓜。其實這回陳德玉花的心血很多，值得敬佩，張兆永的熱心複製及郵寄錄影帶很令人感動。簡明仁人不能到禮到（他捐了一筆贊助費）。與會同學從台灣、美東、美中、美南和美西各地來到，真是精神可嘉，也真是有福氣。

